



一个安静的晚上

大众日报编辑部编

新文艺出版社

一个安静的晚上

大众日报编辑部编

新文艺出版社

一九五六·上海

一个安静的晚上

大众日报编辑部编

*

新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登號

中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1102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2 1/4 字數 45,000

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7,000 定價 (6) 0.22 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收九個短篇。“一個安靜的晚上”，生動地描寫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女社務委員李占娥的大公無私的精神，批判和教育了她的婆婆的自私自利的思想行為；“李鳳閣”一篇揭露了農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性，也表現了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；“開端”一篇描寫一個剛從學校畢業的女技術員，自動要求到建築工地去工作，初到時，遇到一些困難，但她勇敢地突破難關，開展了技術指導工作，最後取得了工人同志的信任。“漁汛前”描寫漁民提高警惕性，機智、勇敢地逮捕了放火焚燒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漁網的反革命分子。還有幾篇是反映工人的勞動熱情和志願軍戰士的優秀品質的。

目 次

一个安静的晚上	吕曰生(1)
李鳳閣	劍 秋(12)
老五叔	曉 声(22)
旅途	曲延坤(30)
开端	陈方豪(41)
好老人	孔 林(48)
“一九一九号”机车	李 弓(54)
一捆烟叶	閻兴勝(60)
漁汛前	張 岐(64)

一个安静的晚上

吕曰生

——農村紀事

我來到黃花嶺之后，就住到程慶大爺家里。在臨上他家來之前，合作社的社長程致遠對我說：“我們覺得你到他家去住挺合適。一來他家有閑房子，二來他家是俺庄上有名的‘廣播電台’，住到他家里，想了解個情況打聽個事情什么的，比住到誰家都方便。”

我一听他名叫“廣播電台”，不禁笑着問：“為什麼他家有這麼一個奇巧名字？”

程致遠見我問起這個事，就說：“說起來遠了。這個名字的來由跟程慶沒關係，而是出在他老婆身上。他老婆沒名，俺庄上同輩的都叫她程慶家，晚一輩的就叫她二大娘或二孀子。她平常好打聽事，象誰家婆媳不和，誰家兩口子打架，她知道得比誰都早都全。她不光好打聽，還好說說。一個事要是叫她知道了，不出當天，保險全庄都能知道。俺庄上不知哪個有學問的人，就給她家送了個‘廣播電台’的外號，這外號風快地就傳開了。你別看她雖然有這麼個不大好聽的外號，可是她也有她的好處，就是口快心直，看見個不平的事就好說說，一說就象河開了口子，嘩啦嘩啦都倒出來，一點東西也藏不到肚子里。我想，你住到她家里也可以從側面多了解一些情況。”

我听程致远这样一介绍，觉得住到她家是有好处，就在她家里正式住下来。她家的屋倒不多，只有一溜北屋，一明两暗，两个暗间被隔成两个里间。她家人口少，只有老两口过日子。她老两口住在东里间里，我住在西里间里。她老两口住的东里间的山墙外面是村边，再没有人家了，只有一片杏树林子；我住的西里间屋的山墙却紧连着人家，程庆大娘告诉我说，隔壁邻居就是合作社女社务委员李占娥的家。她家三口人过日子，除了她两口子之外，还有一个婆婆。由于两家只隔着一堵山墙，那边要大声说话，这边就听得清清楚楚的。

我在程庆大娘家住了几天之后，就证实了程致远的話果然不假。程庆大娘知道的事是多，也真的口快心直，有話爛不到肚子里。这几天当中，不論晚上沒事談家常的時候，也不論幫着她燒火做飯的時候，她總是滔滔不絕地向我談莊上的事；從誰家和睦團結，談到誰家兩口子黑夜打架，從哪個社員好壞，談到每個干部的作風，甚至誰家因吃飯打了個碗，鏟這個碗用了幾個釘子，花了幾個錢，她都會絮絮叨叨地說上几遍。程慶大爺却和她相反，成天悶聲不响地在社里干活，回到家里就蹲在炕頭上抽煙。有時他也嫌程慶大娘說的話多，就說說她。但往往叫程慶大娘訓斥一頓就不再吱聲了。

這一天晚上，社里沒有什麼活動，程慶大爺兩口子也有事出去了。我沒出門，自個在院子裡散步。這時候村里很安靜，上弦的月牙兒從雲縫裡鑽出來又鑽進去；牆外已經熟透了的杏兒，一陣陣散發着香氣。正在這非常平靜的時候，突然有一陣低沉的爭吵聲從西鄰家傳過來。我仔細听了听語音，說話最多的是個女人聲，但不象李占娥，瓮聲瓮氣的象是她婆婆。

从話音里好象是在訓斥她兒子：

“我問你，你還有男子氣沒有？你老婆這就要在咱家里稱王稱霸了，什么事你也任着她的性子干，你老实的在她臉前連个屁也不敢放，別說戳她一手指頭，就是說說她你都不敢。都是你慣縱的她，你看，她今日就揭起我的短來了。”

停了停，沒聽見她兒子的回聲，只听老婆婆繼續說：“想當初也不知是哪個冤鬼迷了你的心竅，偏偏看中了她，成天象掉了魂似的。那時我就說過，咱家水淺盛不住龍，不能娶這種當干部的女的，還是娶個老实巴脚的人過日子；這些話你不听，一心想當楊宗保、薛丁山，把個比穆桂英、樊梨花還厲害的人娶到家來，自己寧願俯首貼耳听她說，你也不嫌丟人！我和你說，你得管教管教她，這樣下去不行！”

這回她兒子說話了，聲音很小，只听他說：“娘，你光一口一聲地嫌我不管教她，這些事她做得對嘛！她做對了，你叫我說她什麼！”

“好哇！你可是翅膀硬了，娶了媳婦忘了娘了！”老婆婆越說聲音越高了：“我從小把你拉扯大可不容易啊！哪想到你娶了媳婦就忘本了！處處順着老婆走！”

我站在院子里靜靜地听着，想仔細听清她娘倆為什麼爭吵。正在這時候，大門“吱油”一聲開了，我回頭一看，原來是程慶大娘家來了。她輕輕走到我跟前，低聲說：“你听，那邊又鬧家務事啦！”

“為了啥？”我問。

程慶大娘把我的衣裳一扯，說：“你屋里來，我跟你從頭說。”我跟她走到屋里，坐在門限上，她用手拍着我的膝蓋說：

“你別听那老婆子喳呼，这事全怪她啊！这老婆子在俺庄上也是出了名的，她是俺庄上有名的‘合適干’。‘合適干’你懂嗎？就是受沾便宜受沾光，凡是有便宜賺的事她才干，賺不到便宜沾不到光的事，她一輩子不干。”

“你又嘮叨什么？兩片子嘴成天招風惹事，你說她，就不怕她听見？”程慶大爺也回家來了，他站在門外头低声批評老伴。

“用不着你管！她听見怕什么，当着她的面也一样說！我又不是跟她瞎編乱謔，我覺得她做的事还得提到社員大会上去批評一下呢。”程慶大娘把老头子說得不吱声了，就又轉头对我說：“剛才你不是听見‘合適干’又埋怨她兒子嗎，嫌她兒子不管教媳婦；其实，她兒媳婦才是好人呢！工作積極，大公無私，行得正走得对，全庄哪一个不說好的？”

她一說“合適干”的兒媳婦，就使我想起那个叫李占娥的青年女社務委員來。她圓圓的臉，胖乎乎的，見了人总是笑咪咪的；在会上講起話來，有条不紊，顯的挺有才干。我接着問：“她家今晚上到底为啥这么吵天喝地的啊？”

“你慢慢听我啦。”程慶大娘說：“‘合適干’今日晚上为什么發瘋我知道，我不是胡編，这是我親眼見的，別人一点还不知道。

“你不是知道俺社里快要种豆子嗎，那豆种你也見過，黃豆里雜七雜八的摻着些黑豆、菜豆、豌豆，要不揀出來，种到地里就得乱七八糟的出苗。社里就把揀豆种这个任务交給俺們婦女啦，俺們婦女們又分开來揀。我分了一百斤，‘合適干’也分了一百斤。我这可不是自誇自，我給社里干活是誠心真意，

從來沒磨滑過；揀這一百斤豆種也是這樣，就象揀金豆子一樣把它揀了一遍，一直揀到天黑才揀完，剛才我就是去送豆子。

“俺社里放豆種的地方不是在東牲口棚嗎？我用小平車把那一百斤豆種推着送去，剛走到牲口棚外邊，只見里边掌着燈，還有人在說話，听那話音就是‘合適干’和她兒媳婦。”啦到這里，程慶大娘又用手一拍我的膝蓋說：“說到這里，也就看出我這個人不好來啦！當時我一听只有她娘兒倆在屋里說話，就尋思：這定准是‘合適干’也來送豆種，驗收豆種的又是她兒媳婦，俗話說：‘是親三分向’，李占娥平日雖然大公無私，但背地后里是不是也會馬馬虎虎講私情呢？不行，我得偷着看看。想到這里，我就把車子放下，偷偷走到窗戶底下，從窗戶縫里往里一看。

“你猜怎樣？屋里果然只有她婆媳倆，別人大概都家去吃飯去了。這時候‘合適干’正要抱起盛豆種的布袋往屋角瓮里倒，我心想，莫非是已經檢驗完了？正在這當口，李占娥可就說話了，她說：‘娘，你先慢着倒，我還沒檢驗一下呢！’李占娥這麼一說，‘合適干’大概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了，看了看兒媳婦的臉說：‘我已經揀好了，还用得着驗嗎？你連我也不相信嗎？’

“‘合適干’這麼一說，你猜李占娥說什麼？”程慶大娘不等我猜，就又說下去：“李占娥說：‘娘，你老人家可別這麼說，這不是媳婦不相信你，這是公事啊！’再說，別人送了豆種來，都一份一份的驗了，要是你送了來不驗，你想想，別人會說什麼？’李占娥這麼一說，‘合適干’沒話說了，气得把嘴撇的老高，象能拴得住驢子的轅子一樣。她把盛豆種的布袋往李占娥身上一捆，沒好氣地說：‘好，驗罷！就好象我藏私似的。’李

占娥这回可沒再說什麼，就把布袋一解，伸手抓了把豆種看了，大概是沒看出什麼來。‘合適干’在一旁可真說話了：‘怎麼樣？你婆婆沒偷工吧！’我看到這裡，當是李占娥檢驗完了，哪知李占娥也沒答她婆婆的腔，撚了撚袖子，把胳膊又往布袋當中這麼一伸。”程慶大娘說着，也撚起袖子來，學着李占娥的姿勢，比手划腳地說下去：“这回足足能伸到布袋中央。‘合適干’在一旁還裝做沉住氣地說：‘你不用這樣，當中和頂上也是一樣。’哪知這一回她自己可打了自己的嘴巴，李占娥從布袋中央又抓出一把豆子來，往燈底下一看，平心靜氣的說道：‘娘，這當中的可有點不大乾淨啊！’她婆婆一看叫兒媳婦驗出毛病來了，臉可就有点變了，但還是咬着舌頭不認錯地說：‘這也不過是一小把，又不是全這樣，你可別看見風就是雨地瞎說！’我在外面偷看到這裡，覺得人家李占娥可真是好樣的，真不虧是社務委員。我越看越覺得自己不好，自己胡亂猜疑人家，哪想人家背着人和當着人是一個樣，你說，這不是我不好是什麼！”

我當是程慶大娘談完了，想再到院子裡去听听，哪知她還沒啦完，她用手又一拍我的膝蓋說：“你沉住氣，我還沒談完啦。李占娥一听她婆婆還不認錯，就把布袋抱起來，往瓮里‘嘩啦’一倒，豆子全倒到了瓮里。她把從布袋底下倒出來的豆子一撥拉，露出了從當中倒出來的那些豆子。又端過燈去一照，這下子可看出毛病來了。她扭頭對‘合適干’說：‘娘，這可不是一小把啊，這當中的豆子全沒揀啊！要是這樣種到地裡，你想，得出成什麼苗？’李占娥這麼一說，‘合適干’那臉可就‘刷’的一下子變了，跌斜的甬提多麼難看，用手指着李占娥

的鼻子說：‘你瘋啦？你也沒想想，我沒好好揀豆種，省下工夫又不是去滿街串，是干咱的活呀！我这么拚死拚活地干是為了啥？還不是給你們兩口子拉磨！這些事你全不想，還板着臉當真事一樣地來檢查我！我叫你檢查，也不過是為了叫你擋擋表面，擋擋公事就是了，你还真的擺起架子過起官癩來了！你真有本事！’她雖然这么厲害，可不敢大聲說，只是壓低嗓門發瘋。李占娥叫她婆婆一說，那個難受勁就別提了，好不容易等‘合適干’說完了，就委曲婉轉地說：‘娘，我也知道你老人家是為了俺們年青的着想，可是这样做就坑害了合作社了。你說，咱这样做對得起合作社嗎？’還沒等李占娥說完，‘合適干’就截住說：‘够啦，你別打官腔啦！反正事就是這樣，你看着办吧！你覺得該怎么办就怎么办！’李占娥說：‘娘，依我看，這豆種還得再揀一揀，這樣種上怕不行！’李占娥这么一說，‘合適干’氣更大了，就說：‘我既然落不出好來，我不揀啦，往后我不干活啦，有這口气我得享享福呢，這几天干活累得我腰疼胳膊酸的，越想越犯不着。你想再叫我揀，這办不到！你三張紙糊了个驢臉，充起人物頭來了。你支使我不行！’

“你听听，她这不是越說越不近情理了么？”程慶大娘接着說：“人家李占娥可是真有能耐，一見婆婆这样說話，还是耐心說：‘娘，你老人家別生氣。你要是身子不好，不能再揀，等有了空，我就替你去揀。你要是嫌我支使你干活，我就請社長再分給別人干。’你別看‘合適干’会發瘋，可是她也有心眼，她大概一听兒媳婦要告訴社長再分給別人干，怕这样傳出去自己丟人，就忙着說：‘嗨！我可不敢領你的情，你是官，你哪能替我干。我老婆子生就的一副窮骨头，天生就会拉磨干活，

誰也不用替，該干的還得自己干。’說完，掄了一陣風就去裝豆子。李占娥一看婆婆又重揀了，就不再說什麼，過去帮着‘合適干’把豆子裝上。‘合適干’沒好氣地把豆子又搬回來。她臨出門的時候，我急忙閃開，等她走過了，我才進去把豆子搬上。你剛才聽見她吵吵，就是回家來對她兒子發瘋，挑唆她兒子管李占娥。你想想，這種事自己做錯了，還能怨兒媳婦嗎？兒媳婦大公無私，一心為社，自己碰了釘子，也能亂擺家法嗎？”

程慶大娘越說嗓門越高了。老头子在里間屋的炕頭上正抽煙，這時又探出頭來低聲說：“你這個人算什麼脾氣？這碍你什麼事？就不怕叫她聽見，得罪人。”

“這種人得罪了又怎樣？”程慶大娘對我說：“你說，她對社施這種壞心眼，算不算資本主義思想？依我看，這就得算資本主義思想。”

正這時候，忽听得西院中說話的聲音又高起來，程慶大娘用肘一碰我說：“听，這是李占娥家來了，她正勸她婆婆呢。走，咱到院子里听听去！”

我站起來，又走到院子里。大概是夜深了，村里顯得比剛才更平靜了。在這夜深人靜的時候，西院里，李占娥說話的聲音，更清楚地傳過來：“娘，我知道你老人家剛才是生了氣，可是我剛才又忙着收豆子，也沒來得及向你解釋一下，叫你消消氣。”

大概沒等李占娥說完，她婆婆就說話了：“你是官，你是大人物，你說了就算，还用得着解釋？反正都是我不對，誰叫我不會享福，誰叫我偏偏要省出工夫干別的！這全怨我沒德！”她說得那個快，象放爆竹一樣，劈里啪啦的一陣。

“娘，說一千遭你是我的老的，不該惹你生氣。我也知道
你揀豆種不仔細，是為了省下工夫干點家裡的活，是替俺年青
的想，好叫俺過好日子。可是這樣不行啊！這個算盤你老人
家打得不对啊！”

“我早就說過好幾遍，真想過好日子，還是搞好合作社。要
是合作社不好，咱怎麼會過日子也不行！”李占娥她男人，也
插上嘴說了几句。

“你一張嘴我就知道你說啥，反正你得和你老婆說的一個
樣。”李占娥的婆婆說了她兒子一頓，接着又對兒媳婦說：“你
說我的算盤打得不对，你連打也不打，咱家怎麼過日子你算計
過沒有？你光會當幹部，光會過官癮！”

“娘，你老人家可是冤枉我。”李占娥笑着說：“剛才我就
想到你一定會說我這個。我驗完豆種就跑到會計家裡，叫會
計給咱算了算賬。”

“叫人家算賬？”李占娥的婆婆說：“咱喝西北風人家也
管啊？”

“不是算別的，我是叫他算算咱家一共掙了多少分。你老
人家猜猜，咱家這三口人，不到半年就掙了多少分？”李占娥
越說聲音越緩和了。

“我不猜！我也猜不着邊！”她婆婆仍然帶有氣地說。

“一共掙了兩千個分。”李占娥說：“娘，你算算這個賬，要
是十個分算一個勞動日，一個勞動日分七斤糧的話，不到半年
咱就能分一千四百斤糧啦！你想想，要是一年咱得分多少？你
再想想，咱以前單干的時候，一年才打多少糧？再會過日子，
再省吃儉用，也不跟參加合作社啊。所以咱得一心一意給社

里干活，要是合作社搞不好，咱也好不了。娘，你仔細算算，把这个賬算透了，就不生我的气了。”李占娥說着又笑起來：“娘，你听听，这个賬对不对？你說我不会算賬，不是冤枉我？”

我光听西院的人談話，沒注意程慶大娘，这时忽然听她在我脊梁后說：“对，这个賬得叫‘合適干’算算，她为了自己过日子，就想法賺便宜，这回竟賺到合作社的头上來了！她也不想，沒有合作社她能收这么多粮食？合作社搞不好，她能賺这么大便宜？”我回头一看，她原來也伏在天井中的香台上，支着耳朵听呢。她見我回头看她，就說：“你听，李占娥不錯吧？叫她婆婆算賬，可比硬說她婆婆强多了。”

我沒接着往下說，仍然注意着西院的動靜，想听听李占娥她婆婆怎么算这个賬。哪知听了老大会，沒再听到動靜。又待了一会，只听她婆婆說：“你能！你会算賬，你有心計！我算不过你，我也沒閑心算这种賬。我有算賬的这个空还想睡覺呢！”我和程慶大娘听到这里，程慶大娘說：“她这是沒理了。你別听她嘴上說不算，她心里早算了好几遍了。”

这时候又听得李占娥說：“好，你歇着罢，俺回去睡了。你不是腰酸胳膊疼嗎？今日晚上你好好睡一觉，好好歇歇，到明日別起那么早了，一些零碎活留給我干吧。”李占娥說完后，沒再听到她婆婆說什么。接着，听到開門的動靜，和李占娥她小兩口走路的声音。又待了一会，就听不到什么了，周圍更靜起來。

程慶大娘走到我的跟前說：“完了，別听了。”接着又問我：“你是不是还看書？”

“有什么事？”我問她。

“你要是看書的話，我就出去一趟，你給我听着門。你要是不看書，咱就關門睡。”程慶大娘還沒說完，叫老头子聽見了，老头子貼着窗戶向外低聲說：“你又出去串門子？你也不看月亮有多高了！天生的賤脾氣，一點事也放不到肚子里，這是剛聽了点事，就得出去亂啦。”

程慶大娘轉過身去，對着窗戶也低聲說：“你管不着，你快挺尸吧！”接着又對我說：“你給我听着門。”說着就開開門出去了。

周圍除了牆角上有些蟲子唧唧亂叫之外，什麼也聽不到了。

抬頭看看天，月亮快爬到天中央了，雲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；天空湛藍湛藍的，數不清的星斗，一陣陣眨着眼睛。月亮底下，幾只布谷鳥叫着飛過去了，它那嘹亮的聲音，打破了周圍的寂靜，但緊接着又安靜下來。

多麼安靜的夜晚啊！

六月十五日膠縣

李鳳閣

劍秋

“咳！不用提啦，陸同志。咱們小農經濟就是站在陡崖子上，一失腳，不知道能跌到多么危險的地方。說起來將近二年了，這工夫我真象坐着敞口車急轉彎一樣，差點兒沒甩下來。幸虧黨的總路線把我救了。同志，我也用不着瞞你，你在俺村宣傳過婚姻法，又搞過普選，你對俺村很熟，差不多誰家幾口人，你都能一口說上來。我過去怎麼樣你也知道，土地改革、鎮壓反革命、抗美援朝，哪一樣咱不跑在前面？”

“可是，將近二年的光景，我象跌進多么深的泥坑，越陷越深了。去年開春剛要送糞的時候，俺寶子叔在組里提議：‘今年春脖子長，咱組的糞不用忙着上，反正誰家也當不了拾掇包堰，自家當捎頭就捎去啦。’這意見正合我的心思，那工夫我就這樣想：‘翻了身，分了地，欄里有一頭小毛驢，自己有把勞動力，小日子越過越有出息。’何必在互助組里自己不隨便，還讓人家沾光呢？爽孩兄弟和鎮柱都沒有牲口，心里雖然不大滿意，可是因為其餘幾戶有牲口的都同意了，怕提出來惹着人家說自己貪小便宜，也就沒有放聲。到耕地的時候，有牲口的不說話，沒牲口的又不好意思提，俺的互助組就这么不聲不响地垮台了。

“二月初，鎮柱因為吃的不寬裕要賣豬，趕兩回集，誰見了